

洛阳新见隋代墓志铭辑释三种^{*}

王其祎¹ 周晓薇²

(1. 西安碑林博物馆, 陕西 西安市 710001; 2.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62)

关键词: 洛阳; 隋代; 墓志铭; 三种

摘要: 洛阳是中古时期墓志铭的重要遗存地与集藏地, 至今犹以新品出土和流散不辍而为学界与藏界关注有加。随着《隋代墓志铭汇考》的纂成与影响, 隋墓志也渐趋受到重视, 本文即以来源于洛阳且尚未见诸考证的三种隋代墓志铭辑于一篇而予以披露, 计开皇八年《□子建墓志》、开皇九年《赵罗墓志》和开皇十五年《王节墓志》, 同时还对《王节墓志》出现的两种伪刻给予辨析。

Key words: Luoyang; Sui Period; epitaphs; three pieces

Abstract: Luoyang is an important preservation and collection area of medieval epitaphs. It has by now drawn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academic and antiquarian circles for the discovery and dispersion of new finds. With the successful compilation and effectiv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Sui Period Epitaphs*, this type of cultural relic of Sui times aroused still greater concern. The present article also collects and identifies three Sui epitaphs from Luoyang that were beyond study previously, i. e. the *Epitaph of ? Zijian* of the 8th year, Kaihuang Reign, the *Epitaph of Zhao Luo* of the 9th year, Kaihuang Reign, and the *Epitaph of Wang Jie* of the 15th year, Kaihuang Reign. The third piece is studied with two counterfeits discerned in this paper.

洛阳是汉魏旧都之地, 也是隋唐东京所在, 故其地上地下有着极为丰富的文物遗存。又缘北邙山脉, 冢墓累累, 略无闲土, 因此汉魏隋唐时期的墓志铭便成为最具特色且出土最多的古物类型之一, 若统计中古时期的墓志总量, 恐不少于三分之一均出自洛阳, 这也使得洛阳一带更形成了近世以来颇受瞩目的古代墓志集散地。笔者尝纂著《隋代墓志铭汇考》六册^[1], 共收得包括存目在内的隋代墓志六百余种。嗣后, 依然搜罗整理不辍, 而于洛阳之遗存与出土尤其关注之至^[2], 今检理筐中所存, 又新得近二十种, 因将来源于洛阳且未见诸考证的三种隋代墓志辑于一篇而释读之, 并祈读者诸君有以赐教。

一、开皇八年《□子建墓志》

2010 年 1 月 18 日友人从洛阳转来新出隋代《□子建墓志》拓片一帧, (图版三, 1) 志石今存洛阳, 藏家不详。该墓志刊葬于隋文帝开皇八年十一月七日, 拓片高 44 厘米, 宽 41.7 厘米, 志文 16 行, 满行 17 字, 隶书, 有方界格, 未见志盖, 志石中部横向断裂, 自首行“朔州”二字之间至末行“晨”字约伤十一字, 又第 15 行最后一字“忽”亦左半磨泐。该墓志并非洛阳出土, 以葬地推之, 墓志出土地乃在相州邺城, 即今河北临漳县西南。誊录志文如下:

君諱子建, 朔州太原人也。崇基鬱起, 綿緒煥然, 將相有門, 公侯斯復。祖, 驃騎將軍、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洛州諸軍事洛州刺史、西南道大行臺錄

* 本文系 2009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隋代墓志铭与隋代历史文化》(09BZS008) 阶段成果。

尚書、太尉公。考，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趙州諸軍事趙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順陽縣開國伯。君幼而慷慨，夙有不世之資；少播英猷，早著成人之量。釋褐庫真，尋轉前鋒第二副正都督，又除假節、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越騎校尉。俄遷儀同三司。自周平東夏，文軌大通，以君令問灼然，仍特收採，除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又轉儀同三司、高陽縣開國子。開皇七年四月，神不祐善，終於雍州，時年五十。以八年十一月七日歸祔相州鄴城西南廿里先君神塋之內。乃為銘曰：

歸哉盛德，卓矣能仁。緩談平越，奮戟吞秦。忽辭神第，奄馭靈輅。晨雞不旦，歲月徒春。

按志主子建，姓氏不详，以其为朔州太原人，又言“将相有门，公侯斯复”，疑姓王氏。其祖为太尉公，又任“西南道大行台录尚书”，其父为顺阳县开国伯，官品皆高，然未书名字，不便稽案。检北朝诸史，王姓人物之职官亦无所对应此子建三代，付阙待考。然从所莅职衔及“缓谈平越，奋戟吞秦”推之，子建一门三代似为武将世家。则子建为北周“仍特收採”，亦当缘于他出众的“平越”、“吞秦”之武功。《北齐书》多见“西南道行台”、“西南道大行台”者，如北齐陆法和即为太尉公、西南道大行台，则子建祖父任“西南道大行台录尚书”时或在陆法和麾下。又“朔州太原”之说盖误，太原当属并州，非属朔州。

以开皇七年享年五十推之，子建释褐之年正当北齐初，则其所任库真、前鋒第二副正都督、假节督秦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越骑校尉、仪同三司等职皆为北齐官。“自周平东夏”、“仍特收採”以后所任使持节、仪同、大將軍、仪同三司、高阳县开国子则皆北周官爵。库真是鲜卑语官名，北朝及隋内侍宿卫武官之一，有时也做起家官，品级不

详，又作“库直”。《北齐书》卷十《高祖十一王传》云“帝以浹第七子为当之，乃使库真都督破六韩伯昇之邺徵浹。”^[3]《北齐书》卷二五《王紘传》：“兴和中，世宗召为库直。”^[4]《北齐书》卷四一《皮景和传》“除库直正都督”^[5]。《隋书》卷三九《元景山传》云其子成寿“后为秦王库真车骑”^[6]。《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云：“其长子行布，亦多谋略，有父风。起家汉王谅库真，甚见亲狎。”^[7]《新唐书》卷一百五《长孙敞传》云“隋炀帝为晋王，敞以库直从收骊山。”^[8]据《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知“库直”在唐初隶亲王府，选材勇为之，后废于贞观中。越骑校尉为北朝散官，属“五校”之一，掌骑兵，见《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隋代置于鹰扬府，《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云“鹰扬每府置越骑校尉二人，掌骑士，步兵校尉二人，领步兵，并正六品。”^[9]子建入隋后似无有官职，固然正当四十三岁壮年，则其虽然特为北周“收採”却并不为隋朝所收採耳。北朝官领民酋长有第一第二之分，都督也有正副之分，皆可见证于文献。左右卫府之直荡、直卫、直突属官皆有前鋒，而前鋒官也有第一第二之分，则于此墓志所仅见。前鋒官见载于北朝墓志者尚有北齐天保六年《襄泰墓志》云“为宁远将军、虎贲中郎将、前鋒都督”，又陈太建二年《卫和墓志》云“司徒王僧辩知之，召为前鋒将军。”^[10]隋大业元年《王善来墓志》：“父盖仁，志逸英贤，独步人表。齐献武皇帝补任前鋒直荡、第一领民酋长。”^[11]另见隋大业九年《豆卢寔墓志》“天子问罪东夷，陈兵朔野，以公为左第二军海冥道副将”^[12]，这也是前军不仅分左右而且分第一第二之别例。

子建“终于雍州”而“归祔相州邺城西南廿里先君神塋之内”，盖其父乃建功于北齐并著籍邺都，遂有族塋在邺城。又，子

建年五十卒于雍州而不葬于雍州，盖亦缘于其未能为隋朝所收採任官之故。

又，铭文“奄驭灵轡”的“轡”字疑是“輶”，指大车上的席垫。而此志书法古拙劲拔，颇具北齐以至周隋时期邺地所出隶书墓志之韵格气象。

二、开皇九年《赵罗墓志》

2010年1月18日友人转来洛阳新出隋代《赵罗墓志》拓片二帧（图版四），志石今存洛阳，藏家不详。该墓志刊葬于隋文帝开皇九年十月一日，志身拓片一帧，高48.5厘米，宽49厘米，志文21行，满行21字，隶书，有方界格，志石前两行倒数第四、第五字皆磨泐，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字“坏”的下半泐损。志盖拓片一帧，仅拓印盖顶部分，高40.5厘米，宽41厘米，盖题“故河阴功曹赵君之铭”九字，三行，行三字，阳文篆书，有方界格。誉录志文如下：

君諱羅，字士廓，南陽南陽人也。魏太常卿□□曾孫，中散大夫和之子。世傳禮樂，景德銘於鼎鍾；代襲簪纓，聲績光於舊史。君幼而岐嶷，早著通理之名；髫髻恭勤，夙有神童之稱。懷橘負米，孝友稱自州閭；悅禮敦詩，信惠彰於家國。探賸索隱，精義入神。天爵在躬，志不營祿；執卑之訓，丘壑迢然。倚喻馬蹄，沖虛自守。閨門有禮，妻子肅如。取與之間，廉讓必著。下學上達，遠近承風。鳴鶴在皋，邦君佇德。齊乾明元年，本縣令楊公召署平正。周大象元年，梁公復召為功曹。大隋開皇七年，元公召授主簿。祖厝所在，展禽欲去不能；父母之鄉，袁安從斯罄力。五教感敘，曲盡贊弼之功；四術兼施，賴我三良之助。匡衡百石，杜業材官，以今望古，彼多慙德。景福雖盛，報施有期。開皇八年三月十三日遘疾薨於私第。開皇九年歲次大梁十月辛

酉朔一日辛酉葬於河陰鳳鸞鄉鳳鸞里，銜索不絕，過隙難留，童童屬屬，瘞憂何已。窮號孺慕，終天莫追，鐫石紀功，庶傳不朽。其詞曰：

於赫我君，性合天道。宣慈惠和，起自繼祿。溫恭左右，德禮莫愆。怡怡令色，恂恂謀言。朝夕誠著，寤寐思虔。五秉安親，公西止足。日加四金，展生維祿。不宰不營，誰言寵辱。師我袁安，訓斯邦族。逝川處住，風樹難留。梁木其壞，即此玄丘。家捐金玉，邦喪良舟。佳城鬱矣，梓宅千秋。

按赵罗，正史不载。其字“士廓”，疑当作“士廓”。赵罗曾祖为魏太常卿，墓志泐其名字，《魏书》有北魏太府卿南阳人赵邕，未知有瓜葛否？赵罗父赵和为中散大夫，《周书》有同名之北魏宁远将军洛阳人赵和，不是同一人。志文云“齐乾明元年，本县令杨公召署平正。周大象元年，梁公复召为功曹。大隋开皇七年，元公召授主簿。”知赵罗历仕三朝，而杨公、梁公、元公三人，则皆不得详其为谁。“平正”即“中正”，隋代避讳文帝父亲杨忠之同音嫌名而改，隋代石刻文献与传世文献中皆多见。而志文中的“中散大夫”又不避“中”字，可知一是“中散大夫”一职在当时未加讳改，二是隋代避讳制度实际上还算宽松。

关于葬地，志云“葬于河阴凤鸞乡凤鸞里”，鳳字作“鸞”在隋墓志中并不少见，如开皇九年《来和志》“葬于河阴凤鸞乡凤鸞里”，开皇十七年《□敬暨妻董氏志》铭文“凤鸞上殒”，大业十二年《李元暨妻邓氏志》铭文“凤鸞于飞”等皆是^[13]。河阴凤鸞乡凤鸞里的地理位置，考《来和志》出土于今洛阳邙山之阴的孟津县东南凤凰台，则开皇八年《赵罗墓志》亦当出于此地。唐代凤凰乡改为平阴乡，凤凰里名称依然沿用，如会昌四年《唐氏志》

“权窆洛阳县平阴乡凤凰里北陶村”^[14]，墓志出土地为洛阳城北杨凹村，东距凤凰台数里。又，隋大业末年又有“凤台乡”及“凤台里”，署名“凤凰乡”和“凤台乡”的墓志出土地亦极为接近，谅其乡名皆与“凤凰台”相关，而两种乡名盖为同一乡在不同时期的称谓^[15]。

匡衡、杜业，皆西汉人，匡衡有传见《汉书》卷八一，杜业即杜邺，有传见《汉书》卷八五。袁安为东汉人，有传见《后汉书》卷四五。志文“祖厝所在，展禽欲去不能；父母之乡，袁安从斯罄力”即用袁安典故，《袁安传》云“初，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16]

云葬期为“开皇九年岁次大梁十月辛酉朔一日辛酉”，检《二十史朔闰表》干支正合，开皇九年为己酉年。“大梁”为星次名，按照古天文十二次度数的排列和二十八舍辰次分野，“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于辰在酉，赵之分野，属冀州”^[17]。又志文记卒年月日，而不书享年，少见。

志文“童童属属”一语的“童童”为谐音别写，当作“洞洞属属”，言虔敬谨顺貌。《礼·祭义》云“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如将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疏云“正义曰：洞洞属属，是严敬之貌。”^[18]《汉书》卷八五《谷永杜邺传》又有“洞洞属属，小心翼翼”之说^[19]。

铭文“五秉安亲，公西止足”对句，皆用孔子弟子公西赤（字子华）故事，典出《论语》的《雍也》与《先进》二篇。前者讲“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庚。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20]为此孔子批评冉子说君子当周救人之穷急而不

当继接于富有。后者讲孔门弟子各言其志，而公西华惟言愿做管理宗庙祭祀的小相，孔子曰“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亦即说子华是谦言小相，而谁又能为大相呢^[21]？又《论语·先进》还讲到公西华闻孔子云“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故答于孔子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亦即正如所言不厌不倦之二事弟子犹不能学，况仁圣乎^[22]？而“逝川处往”的“处”字，疑是“遽”字之误。

三、开皇十五年《王节墓志》

2008年从孔夫子旧书网上得见隋代《王节墓志》拓片一帧，（图版三，2）而前此先在赵振华、王学春《谈隋唐时期丧葬文化中的墓志谶言》一文中读到“近年，洛阳邙山出土的隋《王节墓志》夫妇合葬于开皇十五年（595年）二月廿日。墓志盖为盪顶，阳文篆书‘齐梁州别驾王君墓铭’，3行，行3字，盖侧坡面上纵刻八卦符号与隶书1行：‘（谦卦卦象）。一千八百年，吴奴子所发。诚之：厚葬得福累世。’”又云“谶言年代以《王节墓志》为早，前有八卦符号，为大吉之卦象，这与发墓者见到死亡咒语、见到必歼开发者谶言的心绪，截然不同。但谶言让发墓者重葬墓主之本意相同。”^[23]惜网上未披露志盖拓片，遂无由确认盖题及谶语等信息，但可以确知此墓志在2004年前即已出土，并且迄今尚未见有考释文字。《王节墓志》拓本尺寸不详，志文20行，每行20字，隶书，有方界格。誉录志文如下：

齊梁州故別駕王君墓誌銘

君諱節，字仲禮，太原人也。自周王受命，光配彼天，副君羽化，泠然輕舉。珪璋世載，冠冕相承，自北而南，金聲玉振。漢司空公卓，君之十五世祖也。因封猗氏，自爾家焉。祖安明，秦

州刺史；考雋，殷州刺史。君秉靈岳瀆，降德星辰，幼志夙成，童年早慧。加以廊廟相傳，鐘鼎世襲，釋褐奉朝請，又轉散騎常侍、梁州別駕，毗贊有功，民歌來晚。春秋卅有九，薨於鄴城。太夫人張氏，五陵盛族，四德在躬，母傳女師，終於鄴第。君夫人南陽趙氏，早失覆蔭，攜稚孀居，三徙成功，一心萬善。年將六十有七，壽終於河南縣儒林鄉，粵以大隋開皇十五年歲次乙卯二月庚寅朔廿日己酉合葬於洛城之西張方橋北清風鄉。若夫銜珠兩鸛，並歸紫蓋之松；玉匣雙龍，共沒延平之水。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綿綿瓜瓞，濟濟周京。祥昭魚躍，慶應鳳鳴。遠樸以茂，長瀾載清。藉此蟬聯，誕茲才令。家稱孝友，國稱水鏡。入侍朝宗，出蕃輔政。與善無實，不終天命。張姑之德，趙母之儀。各明內訓，並号女師。不俱偕老，榮養早辭。昊天不吊，何爽如之。日月忽矣，丘隴芒然。衰林下葉，寒野生煙。歸於久地，終彼長天。青燈空照，香火徒燃。

按志主王节及其祖秦州刺史安明、父殷州刺史雋，皆不载于史传，而其十五世祖司空公王卓见载于《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知阳嘉三年十一月乙巳“光禄勋河东王卓为司空”，而永和二年三月“乙卯，司空王卓薨”^[24]。志云“汉司空公卓，君之十五世祖也。因封猗氏，自尔家焉。”《后汉书·孝顺帝纪》校勘记又云“王卓自仲辽，河东解人也。”^[25]由是知王卓尝封邑猗氏并著籍于斯。猗氏与解县皆置于汉，又皆属河东郡，故址也都在今山西临猗县界。而志文云王节“太原人也”，应是王卓后代迁于太原之一支。

王节仕于北齐，先后任“奉朝请，又

转散骑常侍、梁州别驾”，开皇十五年是其与夫人赵氏合葬年份，以其卒年三十九岁而其夫人开皇十五年卒时六十七岁推之，王节卒时大约应在北齐河清（562～565年）间。而其薨在邺城，后又缘夫人“早失覆荫，携稚孀居，三徙成功，一心万善”而合葬于洛阳，不详其缘故，或因其子时在洛阳莅职家居之故？然墓志未有交代。

王节夫人赵氏卒于“河南县儒林乡”，葬于“洛城之西张方桥北清风乡”。考隋墓志有开皇十五年《韵智孙志》“薨于儒林乡”而“窆于洛城西北青风乡”，有开皇二十年《刘多志》“终于河南县儒林乡崇训里”，有仁寿元年《高虬志》“葬于洛阳城之西北河南县清风乡”，有仁寿四年《王夏志》“窆于清风乡张方桥冯村之北一里”^[26]。按清风乡在洛阳城之西北，而文帝时隋东都尚未建成，故上述志文中所谓“洛城”、“洛阳城”当指隋以前之洛阳旧城。所云“洛城之西”、“洛城西北”、“洛阳城之西北”亦即旧城之西北，位于后来隋大业年所建洛阳城之东北。且《高虬志》出土于今洛阳东北大马村西，适可说明隋大业以后清风乡隶属于洛阳县，而不再属河南县^[27]。张方桥多见于隋文帝时期墓志，其地理位置在隋代洛阳城东。《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法云寺”条载“延伯出师于洛阳城西张方桥，即汉之夕阳亭也。”^[28]“永明寺”条又载“出阊阖门城外七里长分桥，中朝时以谷水浚急，注于城下，多坏民家，立石桥以限之；长则分流入洛，故名曰长分桥。或云晋河间王在长安遣张方征长沙王，营军于此，因为张方桥也。未知孰是。今民间讹语号为张夫人桥。朝士送迎，多在此处。”^[29]则知张方桥在北魏洛阳城西。而所谓“今民间讹语号为张夫人桥”者，今见新出隋开皇元年《□光志》云“卒于洛阳永康之里，葬张夫人桥西北二里”^[30]，适可添一佐证。又，前贤赵万里先生跋《张

礼暨妻罗氏墓志并盖》云 “是桥（张方桥）临谷水，南距谷水入洛水处当不甚远。《魏书·杨椿传》‘群公百寮饯于城西张方桥’。又《崔亮传》‘亮为仆射，奏于张方桥东堰谷水造水碾磨数十区’。亦桥临谷水之证。隋以后名渐不彰。《嘉庆洛阳县志》七《土地记》‘晋张方桥在城西’，盖至近世已不能实指其所在矣。”^[31]

除上述考释之外，还需要专门说明的是此《王节墓志》竟有被伪刻成北魏墓志出现于洛阳者，目前见到有两种：

第一种伪刻（图版五，1）拓本见诸中国碑帖拓片网《碑帖论坛》（2008年12月24日发帖）：造假者在格式上按照原刻的行字数翻刻，仅将志题“齐”字改“魏故”二字，志文“大隋开皇”四字改“大魏太和”，遂伪冒北魏墓志以射利。末行铭文中的“香火徒燃”一句前脱落“青灯空照”四字对文，并置年月日干支失和于不顾，皆颇漏马脚处，更不要说书法之生硬局促全不似北魏隶法之气象。殊不知原刻“大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岁次乙卯二月庚寅朔廿日己酉”于干支相合，而改为“大魏太和”，则十五年干支值辛未而非乙卯，且二月值甲子朔而非庚寅朔，廿日值癸未而非己酉。造假者之无知，于斯可见。

第二种伪刻（图版五，2）拓本见诸圈网你我他“声闻过情”（2008年5月4日发帖），造假者虽然按照原刻的行字数排列，但因序文第二行“太原人”下落“也”字，第四行“十五世祖”下再落“也”字，致使格式与原刻显然不同，即第十五行“铭曰”下空出两格。又，第十五行“呜呼哀哉”的“哀”字妄加竖心旁，末行“于久地”前落一“归”字，末行“香火徒燃”的“徒”下复妄增一“归”字。更鲜明的是造假者不以摹刻而用仿写，虽然仍是隶书，却俗拙板滞，不堪寓目，与原刻大相径庭，一望即是当世粗劣油滑之乡野笔法。此外，还有改字上的

马脚，即在首行题上加“魏故”二字，却又未去掉“齐”字，致使墓主人死在北魏太和（477~499年），竟又能在后来的北齐（550~577年）任官，徒留笑柄。即便是墓主任官于南朝的萧齐（479~502年），也绝无冠以北朝的“魏故”之理。其次，也是改“大隋开皇”四字为“大魏太和”，依然置年月日干支失和于不顾焉。此造假者之无知，更有甚于前者。

当然细审文字，还有两点也可以用来旁推，即志文云“汉司空公卓，君之十五世祖也”，按王卓为东汉顺帝（126~144年）时人，薨于永和二年（137年），以一世三十年算，十五世应为450年，以此相加为587年，与开皇十五年（595年）颇相契合，而若以伪改后的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来推算，显然相差百年了。又葬地“洛城之西张方桥北清风乡”是隋代墓志铭中常见地名，而在隋以前墓志中则几乎未见有云“张方桥”和“清风乡”者。是知此地名乃盛行于隋代，唐代亦多沿用，而非北魏时所特有。虽然《魏书》两见“张方桥”之名，恐怕也是以北齐名称言北魏之地罢了。

百年以来，多见将唐墓志伪刻成北魏或隋代墓志以谋厚利者^[32]，而今竟有将隋墓志伪刻成北魏墓志者，殊不知若论文物和史料乃至艺术价值，数量较少的隋墓志并不输于北魏墓志，一叹。

[1] 王其祯、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北京：线装书局，2007。（此书为2001年国家文物局立项重点课题。）

[2] 笔者尝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的《河洛墓刻拾零》（上、下册）撰写了《〈隋代墓志铭汇考〉补》一文，共考证洛阳新出隋墓志九种，刊于《碑林集刊》第13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189~202。

[3]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136。

[4]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365。

[5]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537。

[6]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1153。

- [7]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3: 1336.
- [8]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 4022.
- [9]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3: 800.
- [10] 两墓志载于赵超.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 [11] 同 [1] (第3册): 154.
- [12] 同 [1] (第4册): 346.
- [13] 同 [1] (第1册): 294, (第2册): 148, (第5册): 288.
- [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 千唐志斋藏志 (下册).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1087.
- [15] 周晓薇, 王其伟, 王灵. 隋代东都洛阳城四郊地名考补.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9, (3): 83~84.
- [16] [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 (卷四五).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65: 1522.
- [17] [唐] 房玄龄等. 晋书 (卷一一). 天文志.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308.
- [18] [清] 阮元. 十三经注疏 (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0: 1593.
- [19]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62: 3451. 颜师古注曰: “洞洞, 惊肃也. 属属, 专谨也.”
- [20] 论语 (卷六). 十三经注疏 (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0: 2477~2478.
- [21] 论语 (卷十一). 十三经注疏 (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0: 2500.
- [22] 论语 (卷七). 十三经注疏 (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0: 2484.
- [23] 碑林集刊 (第10辑).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196~197.
- [24]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65: 264, 266.
- [25]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65: 264.
- [26] 同 [1] (第2册): 158、336、363, (第3册): 138.
- [27] 同 [15].
- [28] [北魏] 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203.
- [29] [北魏] 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237~238.
- [30] 赵君平. 河洛墓刻拾零 (上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45.
- [31] 赵万里.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卷八页八二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 [32] 有关隋志之伪刻, 可参见王其伟, 周晓薇. 隋代墓志铭祛伪三例. 唐史论丛 (第10辑), 三秦出版社, 2008. 另参《隋代墓志铭汇考》第六册“伪刻”十一种.

(责任编辑: 辛 革)

(上接 88 页)

- 为一代, 其理由是古人有可能二十岁左右结婚, 二十岁至二十三岁生孩子, 这样每代即为 23 年. 这一说法的误区在于我们所说的夏代君王的每一代是指他的在位年代, 就算夏王是二十岁结婚、二十三岁生出长子, 那他也不可能是一有了孙子 (即他的儿子在 23 岁生子后) 就退位或者死去, 所以, 用 20 年至 23 年为一个世代的说法是不合适的. 再说自禹至桀是十七王、十五代 (世), 十五代乘以 23 年, 其结果是 345 年, 这与夏代 471 年的积年相差甚远.
- [30] 同 [15]: 536~537.
- [31] 同 [15]: 535.
- [32] 同 [1]: 76.
- [33] 同 [2]: 85. 表十〇“二里头第一至五期拟合结果”.
- [34] 同 [2]: 82. 表八“新砦、二里头第一至五期拟合结果”.
- [35] 同 [1]: 77.
- [36] 同 [2]: 85. 表十〇“二里头第一至五期拟合结

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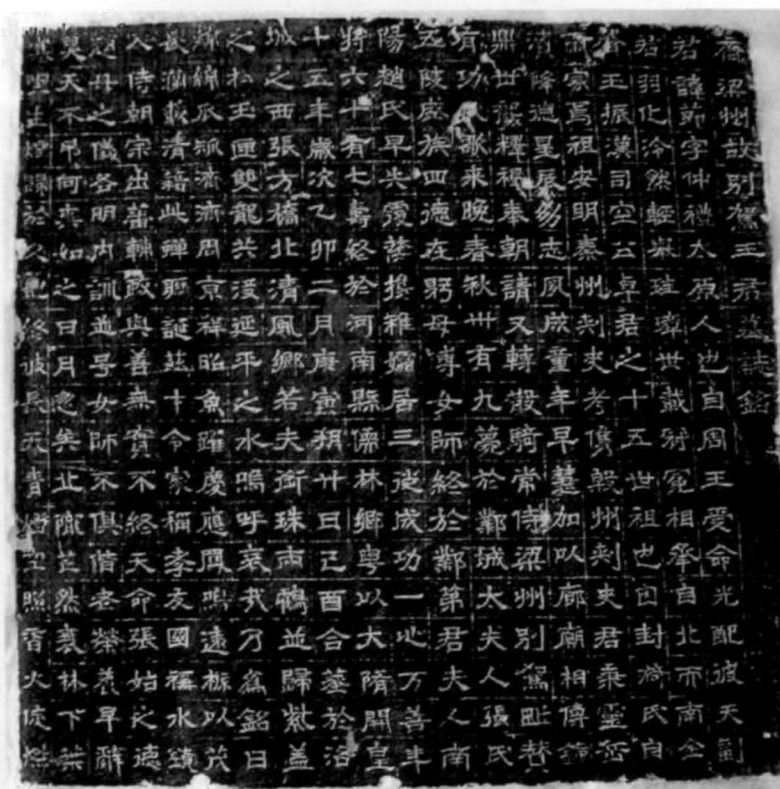
- [37] 徐旭生. 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考古, 1959, (11).
- [38] 夏鼐. 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河南文博通讯, 1978, (1).
- [39] 高炜, 杨锡璋, 王巍, 杜金鹏. 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 考古, 1998, (10).
- [40] “国族”这一概念中, “国”指邦国 “族”指族落. 笔者在这里取用它的模糊性, 即对于有些政治实体我们无法准确判定它究竟是邦国还是没有达到邦国的族落时, 笔者采用“国族”来笼统地指称它们.
- [41] 郝丽梅. 夏后氏同姓国族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待刊.
- [42] 王震中. 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 见“早期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 (中国·郑州, 2008 年 7 月), 后刊登于《文史哲》2010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 方燕明)

洛阳新见隋代墓志拓片



1. □子建墓志



2. 王节墓志

洛阳新见隋代赵罗墓志拓片



1. 墓志盖



2. 墓志

洛阳新见隋代墓志伪刻本

魏故梁州別駕王君墓誌銘
君諱節字仲禮太原人也自周王受命光配天副
君羽化冷然輕舉瑋璋世冠冠冕相承自北而南金
聲王振漢司空公卓君之十五世祖也因封騎氏自
爾家焉祖安明秦州刺史考僕殷州刺史君乘靈安
漬降德皇辰幼志夙成童年早慧加以廡廟相傳鐘
鼎世襲釋褐奉朝請又轉散騎常侍梁州別駕相傳鐘
鼎有功氏歌來晚春秋州有九墓於鄴城太夫人張氏
五陵盛族四德在躬母傳女師終於鄴城太夫人張氏
陽趙氏早先喪陰塋雜居三從成於鄴城太夫人張氏
將六十有七壽終於河南縣儒林鄉粵大魏太和
十五年歲次乙卯二月庚寅寅日己酉合葬於洛
城之西張方橋北清風鄉若夫銜珠兩鶴並歸於洛
之於玉匣雙龍共渡延平之水鳴呼哀哉乃為銘曰
綿綿瓜瓞濟濟周京祥昭魚躍慶應鳳鳴遠矚以茂
長藹載濟籍此輝輝政與善無實不終天命張姑之波
人傳朝宗出昔輔政與善無實不終天命張姑之波
趙母之儀各明內訓並與善無實不終天命張姑之波
吳天不弔何夷如之月忽矣業隴芒然衰林下葉
寒壁生煙歸於久地終彼長天青燈空照香火侯歸燃

1.王节墓志伪刻本之一

魏故齊梁州別駕王君墓誌銘
君諱節字仲禮太原人也自周王受命光配天副
君羽化冷然輕舉瑋璋世冠冠冕相承自北而南金
聲王振漢司空公卓君之十五世祖也因封騎氏自
爾家焉祖安明秦州刺史考僕殷州刺史君乘靈安
漬降德皇辰幼志夙成童年早慧加以廡廟相傳鐘
鼎世襲釋褐奉朝請又轉散騎常侍梁州別駕相傳鐘
鼎有功氏歌來晚春秋州有九墓於鄴城太夫人張氏
五陵盛族四德在躬母傳女師終於鄴城太夫人張氏
陽趙氏早先喪陰塋雜居三從成於鄴城太夫人張氏
將六十有七壽終於河南縣儒林鄉粵大魏太和
十五年歲次乙卯二月庚寅寅日己酉合葬於洛
城之西張方橋北清風鄉若夫銜珠兩鶴並歸於洛
之於玉匣雙龍共渡延平之水鳴呼哀哉乃為銘曰
綿綿瓜瓞濟濟周京祥昭魚躍慶應鳳鳴遠矚以茂
長藹載濟籍此輝輝政與善無實不終天命張姑之波
人傳朝宗出昔輔政與善無實不終天命張姑之波
趙母之儀各明內訓並與善無實不終天命張姑之波
吳天不弔何夷如之月忽矣業隴芒然衰林下葉
寒壁生煙歸於久地終彼長天青燈空照香火侯歸燃

2.王节墓志伪刻本之二